

晦菴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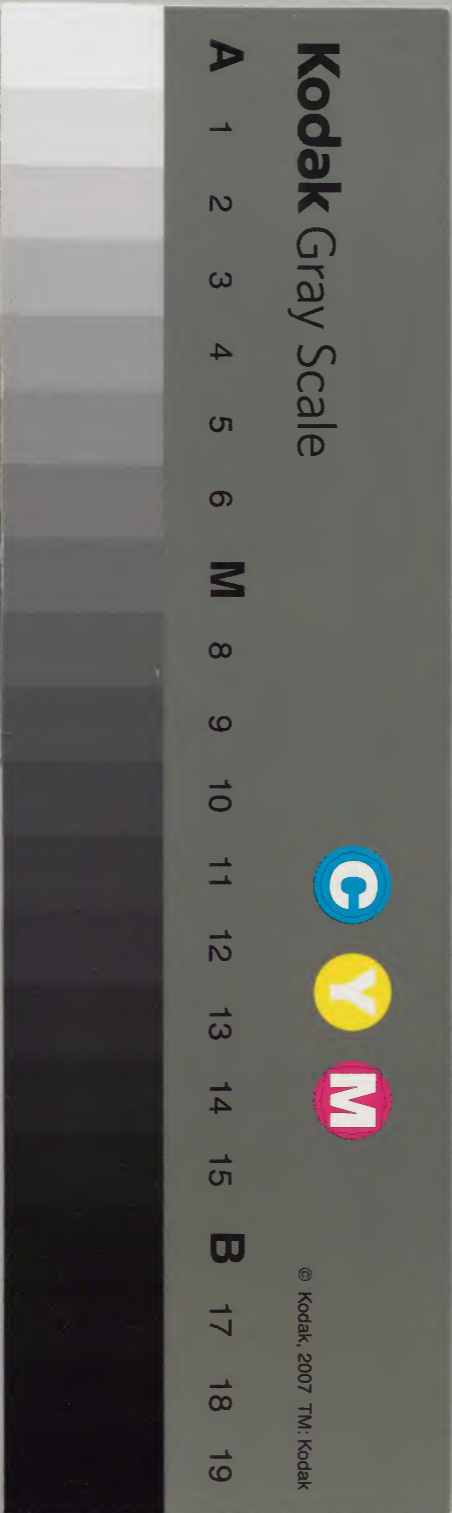
七十四之五

庫	文	閣	內
函	冊	號	類
三四	六四	九二	漢書

庫	文	閣	內
函	冊	號	類
三五	六四	九二	漢書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492
冊數	64 (45)
函號	315 136

四十五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七十四

雜著

更同安縣學四齋名

淺草文庫

學舊有四齋許同年去其半以省長諭其負之冗故今唯  
 兩齋而四門如故又皆錯亂不得其所至於命名之義亦  
 有未安蓋如彙征之名乃學優而仕之事非學者所宜先  
 也揭而名之是以利祿誘人豈數學者之意哉今欲復四  
 齋之舊以志道據德依仁游藝目之東西相次自北而南  
 誦習之區各仍舊貫易日新長諭為志道長諭彙征長諭  
 為游藝長諭其據德依仁兩齋請學諭直學選本位學生  
 不係教養人 權充齋長或齋諭許隨衆升堂聽講本學更不差  
 人以塞希覬之路諸職事以為如何幸與諸生議以見告

條其便不便者熹且罷行之

同安縣諭學者

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此君子所以孜孜焉愛日不倦而競  
尺寸之陰也今或聞諸生晨起入學未及日中而各已散  
去此豈愛日之意也哉夫學者所以爲已而士者或患貧  
賤勢不得學與無所於學而已勢得學又不爲無所於學  
而猶不勉是亦未嘗有志於學而已矣然此非士之罪也  
教不素明而學不素講也今之世父所以詔其子兄所以  
勉其弟師所以教其弟子弟子之所以學舍科舉之業則  
無爲也使古人之學止於如此則凡可以得志於科舉斯  
已爾所以孜孜焉愛日不倦以至乎死而後已者果何爲  
而然哉今之士唯不知此以爲苟足以應有司之衆矣則

無事乎汲汲爲也是以至於惰遊而不知反終身不能  
志於學而君子以爲非士之罪也使教素明於上而學素  
講於下則士者固將有以用其力而豈有不勉之患哉熹  
是以於諸君之事不欲舉以有司之法而姑以文告焉諸  
君苟能致思於科舉之外而知古人之所以爲學則將有  
欲罷而不能者熹所企而望也

諭諸生

古之學者八歲而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十五而  
入大學學先聖之禮樂焉非獨教之固將有以養之也蓋  
理義以養其心聲音以養其耳采色以養其目舞蹈降登  
疾徐俯仰以養其血脈以至於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  
有戒其所以養之之具可謂備至爾矣夫如是故學者有

成材而庠序有實用此先王之教所以爲盛也自學絕而  
道喪至今十有餘年學校之官有教養之名而無教之養  
之之實學者挾策而相與嬉其間其傑然者乃知以干祿  
蹈利爲事至於語聖賢之餘旨究學問之本原則罔乎莫  
知所以用其心者其規爲動息舉無以異於凡民而有甚  
者焉嗚呼此教者過也而豈學者之罪哉然君子以爲是  
亦有罪焉爾何則今所以異於古者特聲音采色之盛舞  
蹈降登疾徐俯仰之容左右起居盤盂几杖之戒有所不  
及爲至推其本則理義之所以養其心者故在也諸君日  
相與誦而傳之顧不察耳然則此之不爲而彼之久爲又  
豈非學者之罪哉僕以吏事得與諸君遊今期年矣諸君  
之業不加進而行誼無以自著於州里之間僕心愧焉今

既增修講問之法蓋古者理義養心之術諸君不欲爲若  
子耶則誰能以是強諸君者苟有志焉是未可以舍此而  
他求也幸願留意毋忽

諭諸職事

嘗謂學校之政不患法制之不一而患理義之不足以悅  
其心夫理義不足以悅其心而區區於法制之末以防之  
是猶決湍水注之千仞之壑而絲翳蕭葦以捍其衝流也  
亦必不勝矣諸生蒙被教養之日久矣而行誼不能有以  
信於人豈專法制之不善哉亦諸君子未嘗以禮義教告  
之也夫教告之而不從則學者之罪苟爲未嘗有以開導  
教率之則彼亦何所趨而興於行哉故今增修講問之法  
諸君子其專心致思務有以漸摩之無牽於章句無滯於

舊聞要使之知所以正心誠意於飲食起居之間而由之以入於聖賢之域不但為舉子而已豈不美哉然法制之不可後者亦既議而起之矣惟諸君子相與堅守而力持之使義理有以博其心規矩有以約其外如是而學者猶有不率風俗猶有不厚則非有司之罪惟諸君留意

補試榜諭

蓋聞君子之學以誠其身非直為觀聽之美而已古之君子以是行之其身而推之以教其子弟莫不由此此其風俗所以淳厚而德業所以崇高也近世之俗不然自父母所以教其子弟固已使之假手程文以欺罔有司矣新學小生自為兒童時習見其父兄之誨如此因恬不以為愧而安受其空虛無實之名內以傲其父兄外以驕其閭里

終身不知自力以至卒就小人之歸者未必不由此也故今勸諭縣之父兄有愛其子弟之心者其為求明師良友使之究義理之指歸而習為孝弟馴謹之行以誠其身而已祿爵之不至名譽之不聞非所憂也何必汲汲使之俯心下首務欲因人成事以幸一朝之得而貽終已之羞哉今茲試補縣學弟子負屬熹典領故茲勸諭各宜知悉

策試榜諭

孟子稱君子之所以教者五而答問居一焉今發策以觀二子子之所蘊而折中之是乃古之所謂答問者非徒相與以為諛也自今諸生條對所問宜湛思正論於答問之際審加意焉若夫朝廷之事則非草茅所宜言而師生相與之誠意亦不當數見於文字之間也二三子慎之

策問

問古之學者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此言知所以爲士則知所以爲聖人矣今之爲士者衆而求其至於聖人者或未聞焉豈亦未知所以爲士而然耶將聖人者固不出於斯人之類而古語有不足信者耶顏子曰舜何人哉予何人哉孟子所願則學孔子二子者豈不自量其力之所至而過爲斯言耶不然則士之所以爲士而至於聖人者其必有道矣二三子固今之士是以敢請問焉

問建首善自京師始而達於四方郡邑海隅障徼之遠莫不有學此三代之制與今皆然也然考其風俗之流有薄有厚有失有得則其不相逮至甚豈古今之所以學者異耶將所以學者不必異特業之何至有不至耶二三子釋菜之初願陳二者之說分別而審言之以觀二三子所以來之意也

問孟子曰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近世以學名家如海陵胡先生歐陽文忠公王文公司馬文正公蘇編禮父子程御史兄弟其立言具在二三子固嘗讀而誦之矣其於先賢聖人之遺旨孰爲得其宗者耶願與聞之問孔子曰友其士之仁者又曰就有道而正焉又曰以友輔仁蓋學者之於師友其不可以後如此而孟子曰子歸而求之有餘師又曰君子欲其自得之必如是豈師友之所能與哉孟子學孔子者而其立言如此豈有異旨哉幸詳言之以觀二三子所以從事於斯者如何也問世言聖人生知安行不待學而知且能也若孔子者可

謂大聖人矣而曰我學不厭又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又曰不如丘之好學非有待於學耶抑所以學者異乎人之所謂學者耶然則夫子之所以學者果何以也至如稱顏子以好學則曰不遷怒不貳過語學者以好學則曰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至其他縱言至於學者難徧以疏舉不識其與夫子之所以自謂者有辨耶其無辨也幸詳陳之

問唐開元釋奠儀設先聖神位於堂西東向先師位其東北南向初不云有像設及從祀諸子也今以當時人文章所記著考之則皆爲夫子南面像門人亦像十子而圖其餘亦壁是則開元之制施用於當時者亦無幾耳二三子試實其所以然而斷其得失以對

問聖人遠矣六經或在或亡諸子各自爲家與夫諸儒之說經者又皆雜亂而無所統一士之有意於聖人者舍是三者亡以見之矣是將因是以求之耶則其絕亡者不可以屬其雜亂者又易以惑人求以自通不亦難哉或者又以爲道非言說所載顧力行如何耳二者之論僕未能得其中亦諸君所宜講而思也

問古以孝廉舉士今廢其科入官者一於進士與夫公卿大夫之世而已而所以馭其行者則於參選問其葬父母與否於薦舉使舉者任其不犯入已贓此孝廉之遺意而責之則已恕矣然猶有不能者何也將所以厲之者非其本與抑法廢不脩而然也今欲獻言於上請以古制舉士而嚴今之法以禦其末流二三子以爲便則具其施行之

語爲有司陳之

問大學之序將欲明明德於天下必先於正心誠意而求其所以正心誠意者則曰致知格物而已然自秦漢以來此學絕講雖躬行君子時或有之而無曰致知格物云者不識其心果已正意果已誠未耶若以爲未也則行之而篤化之而從矣以爲已正且誠耶則不由致知格物以致之而何以致然也願二三子言其所以而并以致知格物之所宜用力者爲僕一二陳之

問先王之世選舉之法書其德行道藝者起於鄉閭容或不公而唐虞以來至於成周數百年之間書傳所記無以選舉不實累其上者何耶逮至後世變而任以一切之法若糊名竄書而校其一日之長者亦可謂至公矣而屬者

廷議猶謂禁防少弛權倖因以蠶取世資者何耶

問書稱堯平章百姓百姓昭明說者以爲百姓者百官族姓云爾夫以百官族姓無不昭明則堯之所與共天職者富矣及其曠咨廷臣欲任以事則放齊稱子朱驩堯舉其士四凶爲繇惡在其昭明也耶未子叙書斷自堯典將以遺萬世之法而其言若此此又何耶未子嘗稱觀人至於察其所安則入焉瘦哉帝堯之聖豈獨昧此耶以帝堯之舉而三人者若此然則三代選舉之法書其德行道藝始於鄉閭者其可盡信也耶二三子其辨明之

問臺諫天子耳目之官於天下事無所不得言十餘年來用人出宰相私意盡取當世頑頓嗜利無耻之徒以充入之合黨締交共爲姦慝乃者天子灼知其弊既斥去之乃



咨入望使任斯職又下明詔以申警之士懷負所學以仕  
於世至此可謂得所施矣而崇論弘議未能有所聞於四  
方何耶今天下之事衆矣二三子試以身代諸公而任其  
責以爲所當言者何事爲大

問官材取士之法三代尚矣漢魏以來至於晉唐郡國選  
舉公府辟召其法不同然上之所取乎下者其路博故下  
之所學以待問者亦各有所以而不專於文藝之一長也  
至國朝始專以進士入官雖間設科目如所謂賢良方正  
博學宏詞者然亦不過文藝而已夫文者士之末其在君  
子小人無常分士或懷負道德而不能此與雖能而耻不  
屑就者國家安得而用之耶今誠欲復取古制施行之則  
二三子之意以何者爲便

問漢世專門之學如歐陽大小夏侯孔氏皆齊魯韓毛詩  
唐氏戴氏禮董氏春秋梁丘費氏揚今皆亡矣其僅有存  
者又已列於學官其亦可以無惡於專門矣而近世議者  
深斥之將謂漢世之專門者耶抑別有謂也今百工曲藝  
莫不有師至於學者尊其所聞則斥以爲專門而深惡之  
不識其何說也二三子陳之

問泉之爲州舊矣其粟米布縷力役之征歲入于公者蓋  
有定計祿士廩軍自昔以來量是以爲出不聞其不足也  
有不足則不爲州久矣而比年以來困竭殊甚帑藏蕭然  
無旬月之積二千石每至往往未及下車而惟此之問然  
文符益繁縣益急民益貧財賦益屈此其故何耶諸君熟  
計可行之策無爲文詞而已

問夫子稱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  
夫天之與上帝其果有異耶抑不異也後世鄭康成王肅  
之徒各以其所聞為說甚者至流於識緯譎恠不可質究  
皆聖賢所不道其果有可取耶抑無取也恭惟國家承百  
王之流弊稽古禮文之事既久而後大備二三子考先儒  
之論而折中之以聖制宜有定矣陳之毋隱  
問經廢不講久矣士之賢者亦或留意焉而其所以用力  
者則異而不同也蓋或不求甚解而篤意於近思或恃為  
致證而昧於至理務深恥者放宕而不根干利祿者涉獵  
而無本是四者之於經其得失孰甚二三子言之  
問漢藝文志春秋家列左氏傳國語皆出魯太史左丘明  
蓋自司馬子長劉子駿已定為丘明所著班生從而實之

耳至唐柳宗元始斥外傳為淫誣不槩於聖非出於左氏  
近世劉侍讀敞又以論語考之謂丘明自夫子前人作春  
秋內外傳者乃左氏非丘明也諸家之說既異而柳子之  
為是論又自以為有得於中庸二三子論其是非焉  
問荀子著書號其篇曰性惡以詆孟子之云性善者而曰  
塗人以為禹夫禹大聖人也語其可知之質可能之具  
乃在夫塗之人耳人之性也豈果為惡哉然且云爾者何  
也二三子推其說以告  
問李師錫者以書抵韓子稱其所為不違孔子不以雕琢  
為工而韓子報之曰愈將有深於是者與吾子樂之今韓  
子之書具在所謂深於是者果何所指而言耶  
問夫子講教洙泗之間三千之徒七十之賢所學者何業

卷之四  
郭

所習者何事其言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所  
隱者復何說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所樂者抑  
又何謂耶

問忠信所以進德而夫子之所以教與夫曾子所以省其  
身亦無不曰忠信云者而夫子又斥言必信行必果者爲  
小人孟子亦謂言不必信行不必果二端異焉然則學者  
將何所蹈而可將不必信且果者耶則子路有欺天之失  
微生有乞醯之譏將必信且果耶則硜硜之號非所以飾  
其身也二三子其揚榘之

問頃與二三子從事於論語之書凡二十篇之說者二三  
子盡觀之矣雖未能究其義如其文然不可謂未嘗用意  
於此也惟其遠者大者二三子固已得諸心而施諸身矣  
亦可以幸教有司者耶不然則二三子之相從於此非志  
於道利焉而已耳非所望於二三子也

問仁之體誠深矣自孔門弟子之所以問夫子之所以答  
與夫後之諸子之所以筆之於書者皆未嘗同也二三子  
總其所論而折中之必有得矣其有以幸教  
問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諸君子今日之所學他日之  
所以行其可得聞歟

問漢大司農丞壽昌議常平之法而御史大夫望之奏以  
爲非是二者孰爲合於先王之意而施於當今亦孰爲宜  
耶二三子欲通當世之務不可以不熟察而別言之  
問國朝官材取士之法進士而已雖間設科目如所謂賢  
良方正博學宏詞者特以疑文隱義困於所不知如此則

賢且良矣至以傳學宏詞自命而試於禮部者則又可笑  
蓋遲明裹飯揭篋而坐於省門以竦漏啓鑰而入視所命  
題退發篋搜之則其中古今事目次輯鱗比而亦有成章  
矣其平居講學專乎此甚者至於不復讀書也進士之得  
人已踈闊矣而所設二科者又如此然則士有懷負道藝  
以陸沉乎下者其勢必耻乎此而亦庸有不能者國家安  
得而用之耶二三子策以爲如何而可

問三代學校之制自家塾黨庠遂序以至于國則有學焉  
其選士興賢之法父師少師之教見於周官王制禮家之  
說者尚可考也今家塾黨庠遂序之制未立是以州縣雖  
有學而士之耕養於田里者遠不能至獨城闕之子得以  
家居廩食而出入以嬉焉至其補弟子員則去留之節又

一決於文藝使士之靜厚原慤者以木訥見罷而偶能之  
者雖纖泮佻巧無不與在選中如此是學之爲教已不能  
盡得可教之才而教之者又非有父師少師之齒德也噫  
法之未能如古則學校之爲益亦少哉願二三子考其所  
聞於古而今可行者悉著于篇將撫其施行之語以觀二  
三子於當世之務如何也

問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而未  
之於告朔愛其一羊而不忍去於齊忘韶至於三月而不  
知肉味何也抑其所以如此者其意乃有所屬而非玉帛  
鍾鼓之謂耶然則果何所屬也幸二三子詳陳之

問問者天子數下寬大詔書弛民市征口筭與夫逃賦役  
者之布又詔稅民毋會其畸贏以就成數又詔郡國毋得

以羨餘來獻求幸媚恭惟聖天子所以加惠此民者可謂無不至矣外是數者亦可以議蠲復以助廣聖治之萬分者乎願與二三子預講明之以待召問而發焉

問先王之世士出於田里者有黨庠遂序之教而公卿大夫之子弟則又有成均之法以養之蓋無不學之人則無不治之官矣後世士不皆業於學校而學校所以教之者亦非復古法至於卿大夫之子弟則又有塊然未嘗讀書識字而直為王官者如是而欲吏稱民安化行俗美於誰責而可哉今欲使之學者必出於庠序世其祿者必出於成均而所以教之者必自洒掃應對進退以至於義精仁熟格物致知以至於治國平天下又當皆合乎先王之意不但為文詞而已二三子考於經以為如之何而可也詳

以著于篇無所隱

問瑞應之說所從來久如鳳凰嘉禾騶虞麟趾皆載於書詠於詩其為瑞也章章矣而或者謂休符不干祥于其仁而已至引白雉黃犀之屬以為不祥莫大焉此其說與詩書異矣其亦有所本耶前世祥瑞或以改元紀號或以被之弦歌又或自以德薄抑而不當凡此數者又孰為得失耶願二三子陳之

問世謂莊周之學出於老氏故其書規模本趣大略相似也至韓子退之始謂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為莊周然則周者未嘗學老聃也至以其書之稱子方者考之則子方之學子夏周之學子方者皆不可見韓子之言何據耶又禮經記孔子之言有得於老聃者亦與

今道德上下篇絕不相似而莊生之言則實近之皆不可  
曉敢請問於諸君焉

白鹿書堂策問

孔子歿七十子喪楊墨之徒出孟子明孔子之道以正之  
而後其說不得肆十有餘年諸生皆誦說孔子而獨荀卿  
楊雄王通韓愈號為以道鳴者然於孟子或非之或自比  
焉或無稱焉或尊其功以為不在禹下其歸趣之不同既  
如此而是數子者後議其前或以為同門而異戶或無稱  
焉或以為大醇而小疵而不得與於斯道之傳者其於楊  
墨或微議其失或無稱焉或取焉以配孔子其取予之不  
同又如此是亦必有說矣本朝儒學最盛自歐陽氏王氏  
蘇氏皆以其學行于朝廷而胡氏程氏亦以其學傳之學

石然王蘇本出於歐陽而其末有大不同者胡氏孫氏亦  
不相容於當時而程氏尤不合於王與蘇也是其於孔子  
之道孰得孰失豈亦無有可論者耶楊墨之說則熄矣然  
其說之流豈亦無有未盡泯滅者耶後世又有佛老之說  
其於楊墨之說同耶異耶自楊雄以來於是二家是非之  
論蓋亦多不同者又孰為得其正耶二三子其詳言之  
問呂伯恭三禮篇次

儀禮附記上篇

士冠禮附冠義

士相見禮

鄉射禮附射義

大射禮

士婚禮附婚義

鄉飲酒禮附鄉飲酒義

燕禮附燕義

聘禮附聘義

公食大夫禮

覲禮

儀禮附記下篇

喪服

喪服小記大傳月服間傳附

士喪禮

既夕禮

士虞禮

喪大記奔喪問喪曾子問檀弓附

特牲饋食禮

少牢饋食禮

有司

祭義祭統附

禮記篇次

曲禮內則玉藻少儀投壺深衣

六篇為一類

王制月令祭法

三篇為一類

文王世子禮運禮器郊特牲明堂位大傳

與喪小記處多當登正

樂記

七篇為一類

經解哀公問仲尼燕居坊記儒行

六篇為一類

學記中庸表記緇衣大學

五篇為一類

以上恐有未安幸更詳之

記解經

凡解釋文字不可令注脚成文成文則注與經各為一事人唯看注而忘經不然即須各作一番理會添却一項功夫竊謂須只似漢儒毛氏之流略釋訓詁名物及文義理致尤難明者而其易明處更不須貼句相續乃為得體蓋如此則讀者看注即知其非經外之文却須將注再就經上體會自然思慮歸一功力不分而其玩索之味亦益深長矣

修韓文舉正例

大書本文定本上下文無同者即只出一字有同字者即

并出上一字疑似多者即出全句

字有差互即注云某本作某某本作某注首加本字後放

此今按云云當從某本後云某等本後放此字有多

少即注云某本有某本無字有顛倒即注云某某字某

本作某某今按以下並同

史館修史例

先以曆內年月日下刷出合立傳人姓名排定總目

次將就題名內刷出逐人拜罷年月注於本目之下

次將取到逐人碑志行狀奏議文集之屬附於本目之下

各注起某年終某年

次將總目內刷出收索到文字人姓名略具鄉貫履歷鏤

版行下諸州曉示搜訪取索仍委轉運司專一催督每

月旬差人申送本院不得附遞恐有損失如本月內無收到文字亦仰依限差人申報

置諸路申送文字格服簿一路一扇一月一眼如有申到

記當日內收附勾銷注於總目本姓名下依前例

讀書之要

或問程子通論聖賢氣象之別者數條子既著之精義之首而不列於集注之端何也曰聖賢氣象高且遠矣非二道之深知德之至鄰於其域者不能識而辨之固非始學之士所得驟而語也鄉吾著之書首所以尊聖賢今不列於篇端所以嚴科級亦各有當焉爾且吾於程子之論讀是二書之法則既掇其要而表之於前矣學者誠能深考而用力焉盡此二書然後乃可與議於彼耳曰然則其用



力也柰何曰循序而漸進熟讀而精思可也曰然則請問循序漸進之說曰以二書言之則先論而後孟通一書而後及一書以一書言之則其篇章文句首尾次第亦各有序而不可亂也量力所至約其程課而謹守之字求其訓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則不敢求其後未通乎此則不敢志乎彼如是循序而漸進焉則意定理明而無踈易凌躐之患矣是不惟讀書之法是乃操心之要尤始學者之不可不知也曰其熟讀精思者何耶曰論語一章不過數句易以成誦成誦之後反復玩味於燕閒靜一之中以須其浹洽可也孟子每章或千百言反復論辨雖若不可涯者然其條理踈通語意明潔徐讀而以意隨之出入往來以千百數則其不可涯者將可有以得之於指掌之間矣大槩

觀書先須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然後可以有得爾至於文義有疑衆說紛錯則亦虚心靜慮勿遽取舍於其間先使一說自爲一說而隨其意之所之以驗其通塞則其尤無義理者不待觀於他說而先自屈矣復以衆說互相詰難而求其理之所安以考其是非則似是而非者亦將奪於公論而無以立矣大抵徐行却立處靜觀動如攻堅木先其易者而後其節目如解亂繩有所不通則姑置而徐理之此讀書之法也

孟子綱領

或問綱領諸說孰爲要曰程子之言之要皆已見於序說矣其以藐大人聖夷惠爲非孟子語則恐其未必然也張

子之言亦多可觀但未成性之語自其論易大傳而失之矣後不能悉辨也曰謝氏心性之說如何曰性本體也其用情也心則統性情該動靜而為之主宰也故程子曰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有指用而言者蓋謂此也今直以性為本體而心為之用則情為無所用者而心亦偏於動矣且性之為體正以仁義禮智之未發者而言不但為視聽作用之本而已也明乎此則吾之所謂性者彼佛氏固未嘗得窺其彷彿而何足以亂吾之真哉

論語課會說

古之學者潛心乎六藝之文退而考諸日用有疑焉則問問之弗得弗措也古之所謂傳道授業解惑者如此而已後世設師弟子負立學校以群之師之所講有不待弟子

之問而弟子之聽於師又非其心之所疑也汎然相與以具一時之文耳學問之道豈止於此哉自秦漢以迄今蓋千有餘年所謂師弟子者皆不過如此此聖人之緒言餘旨所以不白於後世而後世之風流習尚所以不及於古人也然則學者欲求古人之所至其可以不務古人之所為乎今將以論語之書與諸君相從學而惟今之所謂講者不足事也是以不敢以區區薄陋所聞告諸君諸君第因先儒之說以逆聖人之所志孜孜焉蚤夜以精思退而考諸日用必將有以自得之而以幸教熹也其有不合熹請得為諸君言之諸君其無勢利之急而盡心於此一有得焉守之以善其身不為有餘推之以及一鄉一國而至於天下不為不足熹不肖不敢以是欺諸君也

講禮記序說

曩聞之學者博學乎先王六藝之文誦焉以識其辭講焉以通其意而無以約之則非學也故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何謂約禮是也禮者履也謂昔之誦而說者至是可踐而履也故夫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顏子之稱夫子亦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禮之為義不其大哉然古禮非必有經蓋先王之世上自朝廷下達閭巷其儀品有章動作有節所謂禮之實者皆踐而履之矣故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則豈必簡策而後傳哉其後禮廢儒者惜之乃始論著為書以傳於世今禮記四十九篇則其遺說已學而求所以約之者不可以莫之習也今柯君直學將為諸君誦其說而講明之諸君其聽

之母忽易曰知崇禮卑禮以極卑為事故自飲食居虛洒掃歎唾之間皆有儀節聞之若可厭行之若瑣碎而不綱然唯愈卑故愈約與所謂極崇之智殆未可以差殊觀也夫如是故成性存存而道義出矣此造約之極功也諸君其聽之母忽新安朱熹云

白鹿洞書院揭示

父子有親

君臣有義

夫婦有別

長幼有序

朋友有信

右五教之目堯舜使契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學者學此而已而其所以學之之序亦有五焉其別如左

博學之

審問之

謹思之

明辨之

篤行之

右爲學之序學問思辨四者所以窮理也若夫篤行之事則自修身以至于處事接物亦各有要其別如左  
言忠信行篤敬 懲忿窒慾遷善改過

右修身之要

正其義不謀其利 明其道不計其功

右處事之要

已所不欲勿施於人 行有不得反求諸已

右接物之要

熹竊觀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爲學之意莫非使之講明義理以修其身然後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爲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也今人之爲學者則既及是矣然聖賢所以教人之法具存於經有志之

士固當熟讀深思而問辨之苟知其理之當然而責其身以必然則夫規矩禁防之具豈待他人設之而後有所持循哉近世於學有規其待學者爲已淺矣而其爲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故今不復以施於此堂而特取凡聖賢所以教人爲學之大端條列如右而揭之楮間諸君其相與講明遵守而責之於身焉則夫思慮云爲之際其所以戒謹而恐懼者必有嚴於彼者矣其有不然而或出於此言之所棄則彼所謂規者必將取之固不得而略也諸君其亦念之哉

玉山講義

先生曰熹此來得觀學校昂新又有靈芝之瑞足見賢宰承流宣化興學誨人之美意不勝慰喜又承特設講座俾

為諸君誦說雖不敢當然區區所聞亦不得不為諸君言之蓋聞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故聖賢教人為學非是使人綴緝言語造作文辭但為科名爵祿之計須是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而推之以至於齊家治國可以平治天下方是正當學問諸君肄業于此朝夕講明於此必已深有所得不然亦須有疑今日幸得相會正好商量彼此之間皆當有益時有程珙起而請曰論語多是說仁孟子却蕪說仁義意者夫子說元氣孟子說陰陽仁恐是體義恐是用先生曰孔孟之言有同有異固所當講然今且當理會何者為仁何者為義曉此兩字義理分明方於自己分上有力處然後孔孟之言有同異處可得而論如其不曉自己分上元無工夫說得雖工何益於事且道

如何說箇仁義二字底道理大凡天之生物各付一性性非有物只是一箇道理之在我者耳故性之所以為體只是仁義禮智信五字天下道理不出於此韓文公云人之所以為性者五其說最為得之却為後世之言性者多雜佛老而言所以將性字作知覺心意看了非聖賢所說性字本指也五者之中所謂信者是箇真實無妄底道理如仁義禮智皆真實而無妄者也故信字更不須說只仁義禮智四字於中各有分別不可不辨蓋仁則是箇溫和慈愛底道理義則是箇斷制裁割底道理禮則是箇恭敬摯節底道理智則是箇分別是非底道理凡此四者具於人心乃是性之本體方其未發漠然無形象之可見及其發而為用則仁者為惻隱義者為羞惡禮者為恭敬智者為

是非隨事發見各有苗脉不相殺亂所謂情也故孟子曰  
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恭敬之心禮之  
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謂之端者猶有物在中而不可  
見必因其端緒發見於外然後可得而尋也蓋一心之中  
仁義禮智各有界限而其性情體用又自各有分別須是  
見得分明然後就此四者之中又自見得仁義兩字是箇  
大界限如天地造化四序流行而其實不過於一陰一陽  
而已於此見得分明然後就此又自見得仁字是箇生底  
意思通貫周流於四者之中仁固仁之本體也義則仁之  
斷制也禮則仁之節文也智則仁之分別也正如春之生  
氣貫徹四時春則生之生也夏則生之長也秋則生之收  
也冬則生之藏也故程子謂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

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正謂此也孔子只言仁以其專言  
者言之也故但言仁而仁義禮智皆在其中孟子兼言義  
以其偏言者言之也然亦不是於孔子所言之外添入一  
箇義字但於一理之中分別出來耳其又兼言禮智亦是  
如此蓋禮又是仁之著智又是義之藏而仁之一字未嘗  
不流行乎四者之中也若論體用亦有兩說蓋以仁存於  
心而義形於外言之則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而以仁義  
相為體用若以仁對惻隱義對羞惡而言則就其一理之  
中又以未發已發相為體用若認得熟看得透則玲瓏穿  
穴縱橫顛倒無處不通而自用之間行著習察無不是著  
功夫處矣拱又請曰三代以前只是說中說極至孔門答  
問說著便是仁何也先生曰說中說極今人多錯會了他

文義今亦未暇一一詳說但至孔門方說仁字則是列聖相傳到此方漸次說親切處爾夫子所以賢於堯舜於此亦可見其一端也然仁之一字須更於自己分上實下功夫始得若只如此草草說過無益於事也先生因舉堯舜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一章而遂言曰所謂性者適曰已言之矣今復以一事譬之天之生此人如朝廷之命此官人之有此性如官之有此職朝廷所命之職無非使之行法治民豈有不善天之生此人無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理亦何嘗有不善但欲生此物必須有氣然後此物有以聚而成質而氣之為物有清濁昏明之不同稟其清明之氣而無物慾之累則為聖稟其清明而未純全則未免微有物慾之累而能克以去之則為賢稟其昏濁之氣又為物

之所蔽而不能去則為愚為不肖是皆氣稟物慾之所為而性之善未嘗不同也堯舜之生所受之性亦如是耳但以其氣稟清明自無物慾之蔽故為堯舜初非有所增益於性分之外也故學者知性善則知堯舜之聖非是強為識得堯舜做處則便識得性善底規模樣子而凡吾日用之間所以去人慾復天理者皆吾分內當然之事其勢至順而無難此孟子所以首為文公言之而又稱堯舜以實之也但當戰國之時聖學不明天下之人但知功利之可求而不知己性之本善聖賢之可學聞是說者非惟不信往往亦不復致疑於其間若文公則雖未能盡信而已能有所疑矣是其可與進善之萌芽也故孟子於其去而復來迎而謂之曰世子疑吾言乎而又告之曰夫道一而

已矣蓋古今聖愚同此一性則天下固不容有二道但在篤信力行則天下之理雖有至難猶必可至况善乃人之所本有而爲之不難乎然或氣稟昏愚而物慾深固則其勢雖順且易亦須勇猛著力痛切加功然後可以復於其初故孟子又引商書之言曰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但悠悠似做不做則雖本甚易而反爲至難矣此章之言雖甚簡約然其反復曲折開曉學者最爲深切諸君更宜熟讀深思反復玩味就日用間便著實下功夫始得中庸所謂尊德性者正謂此也然聖賢教人始終本末循循有序精粗巨細無有或遺故才尊德性便有箇道問學一段事雖當各自加功然亦不是判然兩事也中庸曰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

儀三千待其人然後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是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蓋道之爲體其大無外其小無內無一物之不在焉故君子之學既能尊德性以全其大便須道問學以盡其小其曰致廣大極高明溫故而敦厚則皆尊德性之功也其曰盡精微道中庸知新而崇禮則皆道問學之事也學者於此固當以尊德性爲主然於道問學亦不可不盡其力要當使之有以交相滋益互相發明則自然該貫通達而於道體之全無欠闕處矣今時學者心量窄狹不耐持久故其爲學略有些少影響見聞便自主張以爲至足不能遍觀博考反復參驗其務爲簡約者既蕩而爲異學之空虛其急於功利者又溺而爲流



俗之卑近此為今日之大弊學者尤不可以不戒熹又記  
得昔日曾參見端明汪公見其自少即以文章冠多士致  
通顯而未嘗少有自滿之色日以師友前輩多識前言往  
行為事及其晚年德成行尊則自近世名鄉鮮有能及之  
者乃是此邦之人諸君視之丈人行耳其遺風餘烈尚未  
遠也又如縣大夫當代名家自其先正溫國文正公以盛  
德大業為百世師所著資治通鑑等書尤有補於學者至  
忠愍公扈從北狩固守臣節不汙偽命又以忠義聞於當  
世諸君蓋亦讀其書而聞其風矣自今以往儻能深察愚  
言於聖賢大學有用力處則凡所見聞寸長片善皆可師  
法而況於其鄉之先達與當世賢人君子之道義風節乎  
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願諸君留意以副賢大夫教誨

作歲之意毋使今日之講徒為空言則區區之望也

滄洲精舍論學者

老蘇自言其初學為文時取論語孟子韓子及其他聖賢  
之文而兀然端坐終日以讀之者七八年方其始也入其  
中而惶然以博觀於其外而駭然以驚及其久也讀之益  
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然猶未敢自  
出其言也歷時既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試出而  
書之已而再三讀之渾渾乎覺其來之易矣予謂老蘇但  
為欲學古人說話聲響極為細事乃肯用功如此故其所  
就亦非常人所及如韓退之柳子厚輩亦是如此其答李  
翊韋中立之書可見其用力處矣然皆只是要作好文章  
令人稱賞而已究竟何預已事却用了許多歲月費了許

多精神甚可惜也今人說要學道乃是天下第一至大至  
難之事却全然不曾著力蓋未有能用旬月功夫熟讀一  
人書者及至見人泛然發問臨時揆合不曾舉得一兩行  
經傳成文不會照得一兩處首尾相貫其能言者不過以  
已私意敷衍立說與聖賢本意義理實處了無干涉何況  
望其更能及求諸已真實見得真實行得耶如此求師徒  
費脚力不如歸家杜門依老蘇法以二三年為期正襟危  
坐將大學論語中庸孟子及詩書禮記程張諸書分明易  
曉處反復讀之更就自己身心上存養玩索著實行履有  
箇入處方好求師證其所得而訂其謬誤是乃所謂就有  
道而正焉者而學之成也可冀矣如其不然未見其可故  
書其說以示來者云

又諭學者

書不記熟讀可記義不精細思可精唯有志不立直是無  
著力處只如而今貪利祿而不貪道義要作貴人而不要  
作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直須反復思量究見病痛起處  
勇猛奮躍不伏作此等人一躍躍出見得聖賢所說千言  
萬語都無一事不是實語方始立得此志就此積累功夫  
迤邐向上去大有事在諸君勉旃不是小事

增損呂氏鄉約

凡鄉之約四一曰德業相勸二曰過失相規三曰禮俗  
相交四曰患難相恤衆推有齒德者一人為都約正有  
學行者二人副之約中月輪一人為直月都副正置三  
籍凡願入約者書于一籍德業可勸者書于一籍過失

可規者書于一籍直月掌之月終則以告于約正而授于其次

德業相勸

德謂見善必行聞過必改能治其身能治其家能事父兄能教子弟能御童僕能肅政教能事長上能睦親故能擇交遊能守廉介能廣施惠能受寄託能救患難能導人為善能規人過失能為人謀事能為眾集事能解鬪爭能決是非能興利除害能居官舉職

業謂居家則事父兄教子弟待妻妾在外則事長上接朋友教後生御童僕至于讀書治田營家濟物畏法令謹租賦好禮樂射御書數之類皆可為之非此之類皆為無益

右件德業同約之人各自進脩互相勸勉會集之日相與推舉其能者書于籍以警勵其不能者

過失相規

過失謂犯義之過六犯約之過四不脩之過五

犯義之過一曰誣博鬪訟  
誣謂誣陷博謂賭博鬪謂鬪鬥訟謂訟  
事在害人誣類爭訴得已不己者若  
意干負累及為人侵損而誣之者非  
違法無三曰行不恭遜  
行不恭謂行不敬遜謂不謙  
惡皆足  
四曰言不忠信  
言不忠謂言不實信謂言不誠  
或即肯人謀事陷人於過或與人要約  
曰造言誣毀  
造言謂造謠言誣毀謂毀謗  
或作嘲謔以無為文書及發揚人之短非  
狀可未及喜談  
狀謂形狀可謂未及喜談  
六曰營私太甚  
營私謂營私利太甚謂與人交易傷於私者  
無故而託而有所欺者  
犯約之過一曰德業不相勸二曰過失不相規三曰禮俗

禮俗之類 卷之四 張毛一

不相成四曰患難不相恤

不脩之過一曰交非其人無所交不限士庶但凶惡及游惰

之遊處則為交非其人若二曰將戲怠惰入謂無故出

不務已而營往還者非人三曰動作無儀言謂進退太疎野及不恭者不洽門庭不

而止務財物者怠惰謂笑無度及意在侵侮或馳馬擊鞠

者三曰動作無儀四曰臨事不恪主事者衣冠太華飾及

全不完整者不衣四曰臨事不恪主事者衣冠太華飾及

冠而入街市者不衣四曰臨事不恪主事者衣冠太華飾及

曰用度不節不能安貧非道營求者

右件過失同約之人各自省察互相規戒小則密規

之大則衆戒之不聽則會集之日直月以告于約正

約正以義理誨諭之謝過請改則書于籍以俟其爭

辨不服與終不能改者皆聽其出約

禮俗相交 禮俗相交

禮俗之交一曰尊幼輩行二曰造請拜揖三曰請召送迎

四曰慶弔贈遺

尊幼輩行凡五等○曰尊者謂長於已三十歲曰長者謂

於已十歲以曰敵者謂年上下不滿十歲者長曰少者謂

上在兄行者曰幼者謂少於已二謂長於已三十歲

造請拜揖凡三條○曰凡少者幼者於尊者長者歲首冬

至四孟月朔辭見賀謝皆為禮見皆具門狀用幘頭公

名紙用幘頭衫履帶繫鞋唯四孟通用帽靴笏無官具

帶○凡當行禮而有恙故皆先使人白之或遇雨雪則

尊長先使人此外候問起居質疑白事及赴請召皆為

燕見深衣涼衫皆可導尊者受謁不報歲首冬至具已

其報之如長者歲首冬至具勝子報之如其服餘令子弟

以已名勝子代行凡敵者歲首冬至辭見賀謝相往還

佛如焉

門狀名銜同上 凡尊者長者無事而至少者幼者之家  
唯所服可也敵者燕見亦然○曰凡見尊者長者門外  
下馬俟於外次乃通名凡往見人門必問主人食否  
乃命或且退後皆按此主人使將命者先出迎客客趨入  
至廡間主人出降階客趨進主人揖之升堂禮見四拜  
而後坐燕見不拜旅見則旅拜少者幼者自為一列幼  
答其半若尊者長者齒德殊絕則少者幼者拜則請納拜  
尊者許則立而受之長者許則跪而扶之拜訖則揖而  
退主人命之坐則退凡相見主人語然不更端則告退  
致謝訖揖而坐退或主人有倦色或方幹事而有所  
俟者皆告退可則主人送于廡下若命之上馬則三辭  
許則揖而退出大門乃上馬不許則從其命凡見敵者  
門外下馬使人通名俟于廡下或廳側禮見則再拜稍  
見則特拜退則主人請就階上馬以徒行則主人凡少者

以下則先遣人通名主人具衣冠以俟客入門下馬則  
趨出迎揖升堂來報禮則再拜則止之退則就階上  
馬客徒行則迎于大門之外送亦如之仍○曰凡遇尊  
長於道皆徒行則趨進揖尊長與之言則對否則立於  
道側以俟尊長已過乃揖而行或皆乘馬於尊者則回  
避之於長者則立馬道側揖之俟過乃揖而行若已徒  
行而尊長乘馬則回避之凡徒行過所識若已乘馬而  
尊長徒行望見則下馬前揖已避亦然過既遠乃上馬  
若尊長令上馬則固辭遇敵者皆乘馬則分道相揖而  
過彼徒行而不及避則下馬揖之過則上馬遇少者以  
下皆乘馬彼不及避則揖之而過彼徒行不及避則下  
馬揖之於知者則不

必於下可也

文集卷之二十四 三十一 郭河

禮記卷之七十四 鄉飲酒第十

請召迎送凡四條○凡請尊長飲食親往投書禮薄則不

他客則不可既來赴明日親往謝之召敵者以書簡明

日交使相謝召少者用客目明日客親往謝○曰凡聚

會皆鄉人則坐以齒非士類若有親則別叙若有他客

有爵者則坐以爵不相妨者若有異爵者雖鄉人亦不

以齒異爵謂命士大夫若特請召或迎勞出餞皆以專

召者為上客如婚禮則姻家為上客皆不以齒爵為序

○曰凡燕集初坐別設卓子於兩楹間置大盃於其上

主人降席立於卓東西向上客亦降席立於卓西東向

主人取盃親洗上客辭主人置盃卓子上親執酒斟之

以器授執事者遂執盃以獻上客上客受之復置卓子

上主人西向再拜上客東向再拜與取酒東向跪祭遂

飲以盃授贊者遂拜主人答拜若少者以下為客飲畢

上客酢主人如前儀主人乃獻眾賓如前儀唯獻酒不

拜若眾賓中有齒爵者則若婚會姻家為上客則雖少

亦答其拜○曰凡有遠出遠歸者則迎送之少者幼者

不過五里敵者不過三里各期會於一處拜揖如禮有

飲食則就飲食之少者以下俟其既歸又至其家省之

慶弔贈遺凡四條○曰凡同約有吉事則慶之冠子生子

進官之屬皆可賀婚禮雖曰不賀然禮亦曰有凶事則

弔之喪之類每家只家長一人與同約者俱往其書問

亦如之若家長有故或與所慶弔者不相接則其次者

當之○曰凡慶禮如常儀有贈物用幣帛酒食果實之

不過三五少至一二百如或其家力有不足則同約

情分厚薄不同則從其厚薄

鄭四

禮記卷之七十四 鄉飲酒第十

為之借助器用及為營幹凡弔禮聞其初喪未易  
 服則率同約者深衣而往哭弔之凡弔者則為首者  
 則不拜主人拜則不弔弔者則不哭且助其凡百經  
 營之事主人既成服則相率素幘頭素欄衫素帶皆以  
 為之具酒果食物而往奠之死者是激以不拜而奠  
 易服則亦不易服主人不哭則亦不哭禮重則雖主人  
 不變不哭亦變而哭之禮亦不哭議其數如喪禮  
 及葬又相率致賵俟發引則素服而送之以酒食犒其  
 後夫及為及卒哭及小祥及大祥皆常服弔之○曰凡  
 喪家不可具酒食衣服以待弔客弔客亦不可受○曰  
 凡聞所知之喪或遠不能往則遣使致奠就外次衣弔  
 服再拜哭而送之唯至親篤友為然過暮年則不哭情重則哭  
 其墓

右禮俗相交之事直月主之有期日者為之期日當  
 糾集者督其違慢凡不如約者以告于約正而詰之  
 且書于籍

患難相恤

患難之事七一曰水火  
往小則遣人救之甚則親二曰盜賊  
近者同力追捕有力者助出募賞三曰疾病小則遣人問  
醫藥貧則助四曰死喪五曰孤弱貧則助  
其養疾之費及自贖婚為之區六曰訟枉貧則助  
或擇人教之及為婚為之區七曰貧乏貧則助  
有長不檢之者及為婚為之區  
故有長不檢之者及為婚為之區  
濟以財略可以救解則為守分而假貸置產以歲月償之財  
 右患難相恤之事凡有當救恤者其家告于約正急

則同約之近者為之告約正命直月徧告之且為之  
糾集而程督之凡同約者財物器用車馬人僕皆有  
無相假若不急之用及有所妨者則不必借可借而  
不借及踰期不還及損壞借物者論如犯約之過書  
于籍鄰里或有緩急雖非同約而先聞知者亦當救  
助或不能救助則為之告于同約而謀之有能如此  
者則亦書其善於籍以告鄉人

以上鄉約四條本出藍田呂氏今取其他書及附已意稍  
增損之以通于今而又為月旦集會讀約之禮如左方曰  
凡預約者月朔皆會朔日有故則期三日別定一日直  
月報會者所期速者唯此孟朔又遠  
者歲一再直月率錢具食每會者所期速者唯此孟朔又遠  
至可也  
飯可也飯可也會日夙興約正副正直月本家行禮若會撲雁

本俟于鄉校設先聖先師之象于北壁下無鄉校則別  
擇一寬閒處  
先以長少叙拜於東序凡拜尊者跪而揖之長者跪而答  
其半稍長者俟其俯伏而答之  
同約者如其服而至有故則先一日使人告于直月同約  
之家子弟雖未入籍亦許隨衆序  
拜未會或別率錢略設點心但與飲  
於他處俟於外次既集以  
齒為序立於門外東向北上約正以下出門西向南上正約  
與齒是尊者正相向揖迎入門至庭中北面皆拜約正升堂上香  
降與在位者皆再拜約正升階揖分東西向立如門外約  
皆自階降  
正三揖客三讓約正先升客從之約正以下升自階皆北  
階餘人升自西階  
面立約正以下升自西階皆北  
上約正少進西向立副正直月次其右少  
退直月引尊者東南向南上長者西向南上皆以約正之年  
推之後故此西  
向者其餘人在約正之約正再拜凡在位者皆再拜此拜尊  
者受禮如儀  
者受禮如儀為受禮之節退北壁下南向東上立直月



引長者東面如初禮退則立於尊者之西東上此拜惟長者  
拜者不直月又引稍長者東向南上約正與在位者皆再拜  
稍長者答拜退立于西序東向北上此拜稍長者不拜時直  
月又引稍少者東面北上拜約正約正答之稍少者退立  
于稍長者之南直月以次引少者東北向西北上拜約正  
約正受禮如儀拜者復位又引幼者亦如之既畢揖各就  
次同列未講禮者頃之約正揖就坐約正坐堂東南向約  
拜於西序如初南相向以正直月次約正之東南向西北上餘人以齒為序東  
上直月抗聲讀約一過副正推說其意未達者許其質問  
於是約中有善者衆推之有過者直月糾之約正詢其實  
狀于衆無異辭乃命直月書之直月遂讀記善籍一過命  
執事以記過籍編呈在坐各默觀一過既畢乃食食畢少

休致後客位咨目  
惟狎僻悖亂之言及私議朝廷州縣政事不得輒道神  
符失及揚人過惡違者直月糾而書之至哺乃退

祭陽弔公嘗言京洛致仕官與人相接皆以閑居野服為  
禮而歎外郡或不能然其指深矣熹衰朽無狀雖幸已叨  
誤恩許致其事而前此或蒙賓客不鄙下訪初亦未敢遽  
援此例便以老大野逸自居近緣久病艱於動作屈伸俯  
仰皆不自由遂不免遵用舊京故俗輒以野服從事然而  
上衣下裳大帶方履比之涼衫有不為簡其所便者但取  
束帶足以為禮解帶可以燕居免有拘絆纏繞之患脫著  
疼痛之苦而已切望深察恕此病人且使窮鄉下邑得以  
復見祖宗盛時京都舊俗其美如此亦補助風教之一端

卷七

同安縣志

七

同安縣志

也至於筋骸寧縮轉動艱難迎候不時攀送不及區區之意亦非敢慢弁箕有以容之又大幸也熹悚恐拜聞

熹衰病之餘不堪拜跪歲時享祀已廢其禮親舊相訪亦望察此非應受者並告權免庶幾還答之間不至欠闕禮數而又可以免於趨避覆跌之虞千萬幸甚熹又上聞

同安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七十四

本姓對客山谷目

許夫及人飲張... 至... 山... 谷... 目... 許... 夫... 及... 人... 飲... 張... 許... 夫... 及... 人... 飲... 張...

同安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七十五

序

泉州同安縣學故書目序

同安學故有官書一匱無籍記文書官吏傳以相承不復嘗省至熹始發視則皆故敝殘... 旣無復次第獨視其終篇皆有識焉者曰宣德郎守秘書... 公知縣事林姓而名亡矣按縣治壁記及故廟學記林君... 台瀆字道源以治平四年為是縣明年熙寧初元始新廟... 于聚圖書是歲戊申距今紹興二十五年乙亥纔八十有八年不幸遭官師之解弛更水火盜竊之餘其磨滅而僅存者止是耳而使之與埃塵蟲鼠共敝於故箱敗篋之間以至於泯泯無餘而後已其亦不仁也哉因為之料簡其可讀者得凡六種一百九

十一卷又下書募民間得故所藏去者復二種三十六卷  
更為裝褙為若干卷著之籍記而善藏之如故加嚴焉復  
具刻著卷目次第闕其所失亡者揭之使此縣之人於林  
君之德尚有考也而熹所聚書因亦附見其後云

禪正書序

禪正書三卷唐陳昌晦撰凡四十九篇熹所校定可繕寫  
初熹被府檄訪境內先賢碑碣事傳悉上之府是後得此  
書及墓表於其家表文猥近不足觀然述其世次為詳書  
雜晚唐偶儷之體而時出奇溢殆難以句讀也相傳寔久  
又多譌謬無善本可相參校特以意私定其一二而其不  
可知者蓋闕焉觀其潔身江海之上不汚世俗之垢紛次  
輯舊聞以為此書雖非有險奇放絕之行環惟偉麗之文  
然其微詞感厲時有發明理義之致而於名教者亦可  
謂守正循理不惑之士矣操行之難而姓名曾不少槩見  
於世亦足悲夫詩之序曰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若昌  
晦者可謂近之故熹因校其書而為序其意如此後有君  
子得以覽焉

家藏石刻序

予少好古金石文字家貧不能有其書獨時時取歐陽子  
所集錄觀其序跋辨證之辭以為樂遇適意時恍然若手  
摩挲其金石而目了其文字也既又悵然自恨身貧賤居  
處屏遠弗能盡致所欲得如公之為者或寢食不怡竟日  
來泉南又得東武趙氏金石錄觀之大略如歐陽子書然  
詮序益條理考證益精博予心亦益好之於是始祛其橐

得故先君子時所藏與熹後所增益者凡數十種雖不多  
要皆奇古可玩悉加標飾因其刻石大小施橫軸懸之壁  
間坐對循行卧起怕不去目前不待披篋篋卷舒把玩而  
後為適也蓋漢魏以前刻石制度簡朴或出奇詭皆有可  
觀存之足以佐嗜古之癖良非小助其近世刻石本製小  
者或為橫卷若書秩亦以意所便也蓋歐陽子書一千卷  
趙氏書多倍之而予欲以此數十種者追而與之並則誠  
若不可冀然安知積之久則不若是其富也耶姑首是書  
以俟紹興二十六年歲次丙子八月二十二日壬辰吳郡  
朱熹序

許升字序

易象有之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蓋因

其固然之理而無容私焉者順之謂也由是而之則其進  
德也孰禦許生名升與予學予察其得於內者蓋如是故  
因其名之義而敬字曰順之云紹興戊寅十一月十二日  
新安朱熹仲晦父書

謝上蔡語錄後序

右上海蔡先生語錄三篇先生姓謝氏名良佐字顯道學於  
程夫子昆弟之門篤志力行於從遊諸公間所見最為超  
越有論語說行於世而此書傳者蓋鮮焉熹初得友人括  
蒼吳任寫本一篇題曰謝上蔡後得吳中板本一篇題曰道  
語錄陳留江續之作序云得之先生二家之書皆溫陵曾  
恬天隱所記最後得胡文定公家寫本二篇於公從子籍  
溪先生題曰謝上蔡後得吳中板本一篇題曰道  
語錄陳留江續之作序云得之先生以相參校胡氏上篇五十五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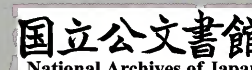
郭四

記文定公問答皆他書所無有而提綱挈領指示學者用力處亦卓然非他書所及下篇四十七章與板本吳氏本略同然時有小異蓋損益曹氏所記而精約過之輒因其舊定著為二篇且著曹氏本語及吳氏之異同者於其下以備參考獨板本所增多猶百餘章然或失本指雜他書其尤者五十餘章至詆程氏以助佛學直以或者目程氏而以予曰自起其辭皆荒浪無根非先生所宜言亦不類答問記述之體意近世佛者私竊為之以亢其術偶出於曹氏雜記異聞之書而傳者弗深考遂附之於先生傳之久遠疑誤後學使先生一為得辜於程夫子而曹氏為得辜於先生者則必是書之為也故竊不自知其固陋輒放而絕之雖或被之以僭妄之罪而不敢辭也其餘所謂失

指雜他書甚者亦頗以去而得先生遺語三十餘章別為一篇然記錄不精僅存彷彿非復前篇比矣凡所定著書三篇已校定可繕寫因論其所以然之意附見其後以俟知言有道君子考而擇焉紹興二十九年三月庚午新安朱熹謹書

贈徐端叔命序

世以人生年月日時所值支幹納音推知其人吉凶壽夭窮達者其術雖若淺近然學之者亦往往不能造其精微蓋天地所以生物之機不越乎陰陽五行而已其屈伸消息錯綜變化固已不可勝窮而物之所賦賢愚貴賤之不同特昏明厚薄毫釐之差耳而可易知其說哉徐君嘗為儒則嘗知是說矣其用志之密微而言之多中也固宜世



之君子儻一過而問焉豈惟足以信徐君之術而振業之亦足以知夫得於有生之初者其賦與分量固已如是富貴榮顯固非貪慕所得致而貧賤禍患固非巧力所可辭也直道而行致命遂志一變末俗以復古人忠厚廉耻之餘風則或徐君之助也雖然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臣言依於忠天壽固不貳矣必修身以俟之乃可以立命徐君其亦謹其所以言者哉紹興壬午十月九日新安朱熹仲晦書

論語纂訓序

論語纂訓書無卷第合一篇凡古今論語訓義見錄者十四家而大抵宗程氏蓋熹外允丘子野所述子野亦以意附見其是非取舍之說熹讀之其不合於聖人者寡矣因

為之序論曰士生乎聖人既沒數千百歲之下而欲明聖人之心於數千百歲之上推其立言垂訓之旨約其辭義於衆說散亂之中以為一家之書而又欲其是非取舍不繆於聖人亦難矣蓋聖人之書其為意微其為辭約苟不明乎其宗而識乎其本多見其以私見臆說亂之也昔之大儒其猶有不免乎此者况後世之紛紛乎此其所以難也抑又有甚難者焉孔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此其所以為甚難者也夫其所以難者如此所以為甚難者又如此則是書之作亦將以明乎其所難者求至乎其所甚難而已其可已乎故其求之能博取之能審推是言之其寡過矣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此之謂已如是則後聖人數千百歲而生而欲明

其心於數千百歲之上無難矣夫學之所以盡其心如此又安有放其邪心以窮乎外物之患哉其行之也不遠矣則其所以爲甚難者又得而廢幾焉熹是以樂道之而爲之序所以明子野之爲是書其難如此而亦以著其從事於聖人者不易焉紹興三十二年十月十八日序

送黃子衡序

熹生十五年當紹興之癸亥始得與子衡遊於潭溪之上是時子衡生亦十五年與余同師相好也予生後子衡者五月以故兄事之自是幾二十年矣其遊日以久故其好日以篤所居又爲東西鄰弦歌誦說之聲相聞其間闕不以朝夕見者非行役在外則或事之繁係而不得肆爾其餘則是聚而語之經日氏之奧立身行事之方與當世之

得失無不講以求其正而及乎文章之趣字畫伎藝之工否者皆其餘也子衡若以余爲可與語者予亦賴子衡以自進故雖間而爲一日之別未嘗不勤勤然相嚮慕以別爲可惜也今子衡一旦以爲學未足以克其資去而之三山從師學焉曩余與子衡遊觀其穎利明達沈酣乎載籍之文而從事乎道德之實固已知其中有以大過人者矣然猶懼其以是而自足也蓋至乎今日然後知其中之果有以大過人也蓋學之患莫甚於自足莫害於無師幸得師而承之於是又患其未知所以學也今子衡之行不以千里爲遠不以穎利明達之資爲賢於人其志豈止優於今之爲士者哉顧知所以求師而亦素得之矣則予之所道者亦豈復有他求哉亦願子衡自今息其所以能而

求其所以未學者於師而已誠能如是言者則雖睽離之  
數有甚於一日之別而予與子衡不可以介然于懷也則  
予之所以與子衡者其亦可知矣夫子衡之所以責於我  
者其亦可以無負矣夫紹興三十二年十有二月從表弟  
新安朱熹序

論語要義目錄序

魯論語二十篇古論語二十一篇分鹿曰下章子張問別  
一篇魯共王毀孔子舊  
齊論語二十二篇有問王知  
道二篇魏何晏等集漢魏諸儒  
之說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為之注本朝至道咸平間又  
命翰林學士邢昺等取皇甫侃疏約而修之以為正義其  
於章句訓詁名器事物之際詳矣熙寧中神祖垂意經術  
始置學官以幸學者而時相交子逞其私智盡廢先儒之

說去意穿鑿以利誘天下之人而塗其耳目一時文章豪  
傑之士蓋有知其非是而傲然不為之下者顧其所以為  
說又未能卓然不叛於道學者趨之是猶舍夷貉而適戎  
蠻也當此之時河南二程先生獨得孟子以來不傳之學  
於遺經其所以教人者亦必以是為務然其所以言之者  
則異乎人之言之矣熹年十三四時受其說於先君未通  
大義而先君棄諸孤中間歷訪師友以為未足於是徧求  
古今諸儒之說合而編之誦習既久益以迷眩晚親有道  
竊有所聞然後知其穿鑿文離者固無足取至於其餘或  
引據精密或解析通明非無一辭一句之可觀顧其於聖  
人之微意則非程氏之儔矣隆興改元屏居無事與同志  
一二人從事於此慨然發憤盡刪餘說及其門人朋友數



家之說補緝訂正以爲一書目之曰論語要義蓋以爲學者之讀是書其文義名物之詳當求之注疏有不可略者若其要義則於此其庶幾焉學者第熟讀而深思之優游涵泳久而不捨必將有以自得於此本既立矣諸家之說有不可廢者徐取而觀之則其支離詭譎亂經害性之說與夫近世出入離遁似是而非之辨皆不能爲吾病嗚呼聖人之意其可以言傳者具於是矣不可以言傳者亦豈外乎是哉深造而自得之特在夫學者加之意而已矣因取凡要義名氏大槩具列如左而序其意云

論語訓蒙口義序

予既序次論語要義以備覽觀暇日又爲兒輩讀之大抵諸老先生之爲說本非爲童子設也故其訓詁略而義理

詳初學者讀之經之文句未能自通又當備誦諸說問其指意茫然迷眩殆非啓蒙之要因爲刪錄以成此編本之注疏以通其訓詁參之釋文以正其音讀然後會之於諸老先生之說以發其精微一句之義繫之本句之下一章之指列之本章之左又以平生所聞於師友而得於心思者間附見一二條焉本末精粗大小詳略無或敢偏廢也然本其所以作取便於童子之習而已故名之曰訓蒙口義蓋將藏之家塾俾兒輩學焉非敢爲他人發也嗚呼小子來前予幼獲承父師之訓從事於此二十餘年材資不敏未能有得今乃妄意採掇先儒有所取捨度量力夫豈所宜然施之汝曹取其易曉本非述作以是庶幾其可幸無罪焉爾夫其訓釋之詳且明也日講焉則無不通矣

義理之精而約也日誦焉則無不識去聲下同矣通者已知而時習識者未解而勿忘予之始學亦若斯而已矣嗚呼小子其懋敬之哉汲汲焉而母欲速也循循焉而母敢惰也母牽於俗學而絕之以爲迂且淡也母惑於異端而躐之以爲近且卑也聖人之言大中至正之極而萬世之標準也古之學者其始即此以爲學其卒非離此而爲道窮理盡性脩身齊家推而及人內外一致蓋取諸此而無所不備亦終吾身而已矣舍是而他求夫豈無可觀者然致遠恐泥昔者吾幾陷焉今裁自脫故不願汝曹之爲之也嗚呼小子其懋戒之哉

送陳宗之序

建陽陳君宗之一日過熹而言曰萬年之曾大父起諸生

華仁宗皇帝得執法殿中當是時天子春秋高儲兩未建二三大臣以爲憂而議之未能得堅決也殿中君一旦沐浴抗疏極言未報而以暴卒聞於是古靈陳公爲誌其墓其後丞相溫國文正公又以言之於朝今以二公之言及其疏考之知其以死諫無疑也而朝廷每脩嘉祐定策之功大者銘鼎彝小者登竹帛願殿中君獨不與焉萬年不肖誠不勝其憤懣嘗具其事以聞於朝章幸已下而任事者莫或哀之今將復進而有言且病其不能遂也子以是爲如何哉熹謹對曰先祖有善而子孫弗能知是不明也然而弗能暴白以傳於後是不仁也然則子之爲是汲汲亦其宜也雖然予竊聞之古之君子思所以顯其親者惟立身揚名之爲足恃是以不求諸人而求諸己不務其外

而務其內若殿中君之節誠高矣然其所以傳世而垂後者豈獨以一朝忼慨死職為諒哉予嘗得其平生之遺文伏而讀之其言之粹皆可講而思也其行之純皆可則而象也以吾子之才之志而用其力於此不以貴乎已而聞於人者亂焉久之而弗渝也是亦殿中君而已矣於以立身揚名而顯其親豈不有餘地乎不此之圖顧乃捐書廢業觸犯寒暑僕僕焉奔走塵埃之中而曰吾將以暴白吾祖之德善而求聞於後世為計無乃下乎雖然宗之行矣以殿中君之忠吾子之孝而任事者曾不以動其心則世之所可願者無復有以動其心矣方今朝廷清明耆俊在服子之所病殆其不然吾知子之行也其必有以藉手而歸以拜殿中君之墓矣抑吾前所道古之君子所以顯其

親云者亦豈遽為無所用之空言哉或者宗之終有意焉則亦庶乎其猶可及也既以是對於其行又書以贈之詩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予於宗之蓋不能無望焉爾隆興二年夏六月壬午新安朱熹序

困學恐聞編序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夫生知者堯舜孔子也學知者禹稷顏回也困也者行有不得之謂也知其困而學焉以增益其所不能此困而學之事也亦以卑矣然能從事於斯則其成猶不在善人君子之後不能從事於斯則靡然流於下民而不知反均之困耳而二者相去之間如是之遠學與不學之異耳可不懋哉予嘗以

困學名予燕居之室而來吾室者亦未嘗不以此告之目  
其雜記之編曰困學恐聞蓋又取夫子路有聞未之能行  
惟恐有聞之意以爲困而學者其用力宜如是也讀是書  
者以下民爲憂而以未能行其所聞爲恐則予將取以輔  
吾仁焉

戊午讜議序

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而所謂民彝也故臣之  
於君子之於父生則敬養之沒則哀送之所以致其忠孝  
之誠者無所不用其極而非虛加之也以爲不如是則無  
以盡乎吾心云爾然則其有君父不幸而罹於橫逆之故  
則夫爲臣子者所以痛憤怨疾而求爲之必報其讎者其  
志豈有窮哉故記禮者曰君父之讎不與共戴天寢苦枕

干不與共天下也而爲之說者曰復讎者可盡五世則又  
以明夫雖不當其臣子之身而苟未及五世之外則猶在  
乎必報之域也雖然此特庶民之事耳若夫有天下者承  
萬世無疆之統則亦有萬世必報之讎非若庶民五世則  
自高祖以至玄孫親盡服窮而遂已也國家靖康之禍二  
帝北狩而不還臣子之所痛憤怨疾雖萬世而必報其讎  
者蓋有在矣太上皇帝受命中興誓雪父兄之辱雖其間  
亦或爲姦謀之所前卻而聖志益堅至于紹興之初賢才  
並用綱紀復張諸將之兵屢以捷告恢復之勢蓋已什八  
九成矣虜人於是始露和親之議以沮吾計而宰相秦檜  
歸自虜庭力主其事當此之時人倫尚明人心尚正天下  
之人無賢愚無貴賤交口合辭以爲不可獨士大夫之頑

鈍嗜利無耻者數輩起而和之清議不容詬詈唾斥欲食其肉而寢處其皮則其於檜可知矣而檜乃獨以梓宮長樂藉口攘却衆謀熒惑主聽然後所謂和議者翕然以定而不可破自是以來二十餘年國家忘仇敵之虜而懷宴安之樂檜亦因是藉外權以專寵利竊主柄以遂姦謀而向者冒犯清議希意迎合之人無不夤緣驟至通顯或乃踵檜用事而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所謂民彝者不復聞於縉紳之間矣士大夫狃於積衰之俗徒見當時國家無事而檜與其徒皆享成功無後患顧以亡讎忍辱爲事理之當然主議者慕爲檜遊談者慕其徒一雄唱之百雌和之癸未之議發言盈庭其曰虜世讎不可和者尚書張公闡空史胡公銓而止耳自餘蓋亦有謂不可和

者而其所以爲說不出乎利害之間又其餘則雖平時號賢士大夫慨然有六千里爲讎人役之歎者一旦進而立乎廟堂之上顧乃惘然如醉如幻而忘其疇昔之言厥或告之則曰此處士之大言耳嗚呼秦檜之罪所以上通於天萬死而不足以贖者正以其始則唱邪謀以誤國中則挾虜勢以要君使人倫不明人心不正而未流之弊遺君後親至於如此之極也夫惟三綱不立是以衆志無所統繫而上之人亦無所憑藉以爲安斯乃有識之士所爲長慮却顧而凜然以寒心者而說者猶曰姑以衆論之從違而卜事理之可否則今日士大夫是和者之多蓋不下前日非和者之衆也獨安得以前日之不可而害今日之可哉嗚呼是未知前日人倫之明而今日之不明前日人心

之正而今日之不正也。且若必以人之衆寡爲勝負，則夫所謂士大夫是和之多者，又孰若六軍萬姓之爲多耶？今六軍萬姓之言，則是二公之言而已。蓋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而所謂民彝者，其於世也有明晦，其在人也無存亡。是以雖當頽壞廢弛之餘，邪議四起，無復忌憚，而亦不能斬伐銷鑠使之無也。柰何不聽於此，顧反決得失於前日所謂頑鈍嗜利無耻者之餘謀，此已墜之三綱，所以未能復振。已墮之萬事，所以未能復理。而上之人終亦未能有所憑藉以成安疆之勢也。今南北再權，中外無事，迂愚左見，所謂萬世必報之讎者，固已無所復發其口矣。竊伏田間，不勝憤歎。因讀魏元履所叙次戊午讜議爲之慨然流涕，蓋傷其禍殃自此始也。懷不能已，姑論其始。

終梗槩如此，以發明元履所爲叙次之意，并以致草野孤臣畢義願忠之誠謀國者，儻有取焉，則猶足以裨廟謀之萬一，而非區區所敢望也。乾道改元六月戊戌，新安朱熹序。

贈李堯舉序

日者李君以五行七政推知人生壽夭窮達，循其已然而逆斷其將然，雖數十年之遠，無一辭之差。顧於予稱說云云，則若有可疑者，豈其言之空多，所以不能無失耶？不然，是殆見吾厄窮之久，意其所不堪，而姑爲是言以悅之耳。嗟乎！士之辱於草野泥塗之中，不幸而類予者，何可勝數。生雖愛之而不忍其窮，然必欲人人揣其所欣厭以爲避就，則可以信吾術於當世矣。志上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

喪其元彼爲此者其殆必有以樂乎此生又安知其果以  
吾言動其心哉余爲生計莫若直其辭而已矣生一直其  
辭在我者既無枉道誡身之辱而天下無不服吾術之精  
且又使吾之所愛敬慕悅而不欲其父窮者益有以自信  
而忘其窮之爲累豈不真有助哉生將有所適因書以授  
之生行四方且久其更事寢多必將深有感予言者矣乾  
道元年十一月朔旦丹陽朱仲晦父書

魏甥恪字序

商頌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作之言  
爲也恪之言敬也夫人飽食逸居而無所作爲於世則蠢  
然天地之一蠹也故人不可以無作然作而不敬其所作  
也終無成矣魏氏甥恪孫善讀書能講說然余患其無所  
作爲之志恪敬之心因其來請名字也名之曰恪而以元  
作字之恪也其敬聽余言毋怠毋忽乾道二年正月二十  
有一日朱熹仲晦父書

林用中字序

古田林子用中過予于屏山之下以道學爲問甚勤予不  
能有以告也然與之言累日知其志之高力之久所聞之  
深而所至之不可量也一日語予求所以易其名與字者  
予曰名者子生三月而父命之非朋友所得變字雖可改  
然前輩有言名字者已所假借以自稱道亦人所假借以  
稱道已之辭爾矣以求勝爲哉林子曰不然用中之名在  
中庸實舜之事非後學所宜假借以自名者故常病其大  
而不自安非敢小之而復求勝也且亦素請於家君矣願

得一言若可用以自警者而稱焉則所望也予嘉其禮與  
辭之善也則告之曰舜誠大聖人不可及也而古之人有  
顏子者其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夫豈  
不知舜之不可以幾及而必云爾者蓋曰學所以求為聖  
人不以是為標的則無所望走而之焉耳子誠能志顏子  
之志而學其學則亦何歎於名之大而必曰易之邪且子  
不觀於子思之中庸耶中庸之書上言舜下言顏子用其  
中者舜也釋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者顏子  
也夫顏子之學所以求為舜者亦在乎精擇而敬守之耳  
蓋擇之不精則中不可得守不以敬則雖欲其一日而有  
諸已且將不能尚何用之可致哉今子必將道顏而之舜  
則亦自夫擇者始而敬以終之無他事矣故予謂子之名  
則無庸改而請奉字曰擇之又曰敬仲二字惟所稱子以  
是為足以有警乎無也林子曰子之教敢不奉以周旋予  
因稍次序其語書以贈之乾道二年三月癸亥

送張仲隆序

士大夫徂於宴安無事而不為經世有用之學者幾年于  
茲矣屬者天子慨然發憤以恢復土疆報雪讎耻為已任  
思得天下卓然可用之實材而器使之夙寤晨興當食屢  
歎於是天下之士祇承德意始復相與刮摩淬厲務精其  
能以待選擇蓋自廟堂侍從之英下至韋布芻蕘之賤奮  
然並起求以治軍旅商財利之術自獻者一時爭出頭角  
蓋人材之衆多且適於實用未有若今日之盛而國勢之  
重輕彊弱視前日亦既有分矣然予竊聞之古聖賢之言



治必以仁義為先而不以功利為急夫豈固為是迂闊無用之談以欺世眩俗而甘受實禍哉蓋天下萬事本於一心而仁者此心之存之謂也此心既存乃克有制而義者此心之制之謂也誠使是說著明於天下則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人人得其本心以制萬事無一不合宜者夫何難而不濟不知出此而曰事求可功求成吾以苟為一切之計而已是申商吳李之徒所以亡人之國而自滅其身國雖富其民必貧兵雖彊其國必病利雖近其為害也必遠顧弗察而已矣吾黨張侯仲隆材氣絕人志節甚偉方舉世晏然溺於無事之時其為有用之學固已久矣及其開然競於有事之際則反深自閉匿若無能者然其試於百里則善良懷其惠而姦盜懾其威退而閒處則杜門讀書

以斟酌世故而親仁尚友以培本根廓廓乎其未嘗有嘆老嗟卑之念也然則其於古聖賢仁義之說殆亦槩乎其有聞矣今天子聞其為人且欲召而見之豈徒然者哉行矣張侯彊飯自愛平生之學從容為上一二言之明主且恨見公之晚惟無忘所謂仁義云者則庶乎有以慰友朋之望矣乾道四年春二月丙申新安朱熹序

程氏遺書後序

右程氏遺書二十五篇二先生門人記其所見聞答問之書也始諸公各自為書先生沒而其傳寢廣然散出並行無所統一傳者頗以已意私竊竄易歷時既久殆無全編熹家有先人舊藏數篇皆著當時記錄主名語意相承首尾通貫蓋未更後人之手故其書最為精善後益以類訪

求得凡二十五篇因稍以所聞歲月先後第爲此書篇目皆因其舊而又別爲之錄如此以見分別次序之所以然者然嘗竊聞之伊川先生無恙時門人尹焞得朱光庭所秘先生語奉而質諸先生先生曰某在何必讀此書若不待某之心所記者徒彼意耳尹公自是不敢復讀夫以二先生唱明道學於孔孟既沒千載不傳之後可謂盛矣而當時從遊之士蓋亦莫非天下之英材其於先生之嘉言善行又皆耳聞目見而手記之宜其親切不差可以行遠而先生之戒猶且丁寧若是豈不以學者未知心傳之要而滯於言語之間或者失之毫釐則其謬將有不可勝言者乎又况後此且數十年區區撥拾於殘編墜簡之餘傳誦道說玉石不分而謂真足以盡得其精微嚴密之旨其

亦謬矣雖然先生之學其大要則可知已讀是書者誠能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進其知使本立而知益明知精而本益固則日用之間且將有以得乎先生之心而於疑信之傳可坐判矣此外諸家所抄尚衆率皆割裂補綴非復本篇異時得其所自來當復出之以附今錄無則亦將去其重複別爲外書以待後之君子云爾

程氏遺書附錄後序

右附錄一卷明道先生行狀之屬凡八篇伊川先生祭文一篇奏狀一篇皆其本文無可議者獨伊川行事本末當時無所論著竊嘗竊取實錄所書文集內外書所載與凡他書之可證者次其後先以爲年譜既不敢以意形容又不能保無謬誤故於每事之下各系其所從得者今亦輒

取以著于篇合爲一卷以附于二十五篇之後嗚呼學者  
察言以求其心考跡以觀其用而有以自得之則斯道之  
傳也其庶幾乎乾道四年歲在著雍困敦夏四月壬子新  
安朱熹謹記

贈徐師表序

南浦徐君師表論五行精極建安今年新進士數人大抵  
皆其所嘗稱許序引具存可覆視也一日見予屏山之下  
因以所知十餘人者驗之壽夭窮達之間中者八九以是  
知諸君之譽徐君也不爲妄而徐君之得諸人也不爲幸  
其挾諸人者不爲誇矣將行求予言以贈予惟人之所賦  
薄厚淹速有不可易者如此而學士大夫猶欲以智力求  
之至於義理之所當爲君子所不謂命則又未聞其有必

爲者何哉徐君之所從遊多吾黨之士坐語從容試以是  
說論之庶乎其有益也乾道己丑孟夏既望新安朱熹仲  
晦父書

家禮序

凡禮有本有文自其施於家者言之則名分之守愛敬之  
實其本也冠昏喪祭儀章度數者其文也其本者有家日  
用之常體固不可以一日而不脩其文又皆所以紀綱人  
道之終始雖其行之有時施之有所然非講之素明習之  
素熟則其臨事之際亦無以合宜而應節是不可以一日  
而不講且習焉也三代之際禮經備矣然其存於今者宮  
廬器服之制出入起居之節皆已不宜於世世之君子雖  
或酌以古今之變更爲一時之法然亦或詳或略無所折

東至或遺其本而務其末緩於實而急於文自有志好禮之士猶或不能舉其要而困於貧窶者尤患其終不能有以及於禮也熹之愚蓋兩病焉是以嘗獨觀古今之籍因其大體之不可變者而少加損益於其間以爲一家之書大抵謹名分崇愛敬以爲之本至其施行之際則又略浮文敦本實以竊自附於孔子從先進之遺意誠願得與同志之士熟講而勉行之庶幾古人所以脩身齊家之道謹終追遠之心猶可以復見而於國家所以敦化導民之意亦或有小補云

東歸亂藁序

始予與擇之陪敬夫爲南山之遊窮幽選勝相與詠而賦之四五月間得凡百四十餘首既而自歎曰此亦足以爲

藁矣則又推數引義更相箴戒者久之其事見於倡酬前後序篇亦已詳矣自與敬夫別遂借伯崇擇之東來道塗次舍輿馬杖屨之間專以講論問辨爲事蓋已不暇於爲詩而間隙之時感事觸物又有不能無言者則亦未免以詩發之蓋自縉州歷宜<sub>三</sub>汎清江泊豫章涉饒信之境繚繞數千百里首尾二十日然後至於崇安始盡祛其藁掇拾亂藁纔得二百餘取而讀之雖不能當義理中音節然視其間則交規自警之詞愈爲多焉斯亦吾人所欲朝夕見而不忘者以故不復毀棄姑序而存之以見吾黨直諒多聞之益不以遊談燕樂而廢至其時或發於一偏不能一出於正者亦皆存而不削庶乎後日觀之有以惕然自省而思所以改焉是則此藁之存亦未可以爲無益

而略之也若夫江山景物之奇陰晴朝暮之變幽深傑異  
千狀萬態則雖所謂二百篇猶有所不能形容其髣髴此  
固不得而記云乾道丁亥冬十月二十有一日新安朱熹  
序

周子太極通書後序

右周子之書一編今壽陵零陵九江皆有本而互有同異  
長沙本最後出乃熹所編定視他本最詳密矣然猶有所  
未盡也蓋先生之學其妙具於太極一圖通書之言皆發  
此圖之蘊而程先生兄弟語及性命之際亦未嘗不因其  
說觀通書之誠動靜理性命等章及程氏書之李仲通銘  
程邵公誌顏子好學論等篇則可見矣故潘清逸誌先生  
之墓叙所著書特以作太極圖為稱世自然則此圖當為書

首不疑也然先生既手以授二程本因附書後補寬居傳

者見其如此遂誤以圖為書之卒章不復釐正使先生立  
象盡意之微旨暗而不明而驟讀通書者亦復不知有所  
總攝此則諸本皆失之而長沙通書因胡氏所傳篇章非  
復本次又削去分章之目而別以周子曰者加之於書之  
大義雖若無所害然要非先生之舊旨亦有去其目而遂不  
可曉者如理性命又諸本附載銘碣詩文事多重復亦或  
不能有所發明於先生之道以幸學者故今特據潘誌置  
圖篇端以為先生之精意則可以通乎書之說矣至於書  
之分章定次亦皆復其舊貫而取公及潘左丞孔司封黃  
太史所記先生行事之實刪去重複合為一篇以便觀者  
蓋世所傳先生之書言行具此矣潘公所謂易通疑即通

書而易說獨不可見向見友人多蓄異書自謂有傳本亟取而觀焉則淺陋可笑皆舍法時舉子葺緒餘與圖說通書絕不相似不問可知其偽獨不知世復有能得其真者與否以圖書推之知其所發當極精要微言湮沒甚可惜也熹又嘗讀朱內翰震進易說表謂此圖之傳自陳搏種放穆脩而來而五峯胡公仁仲作通書序又謂先生非止為種穆之學者此特其學之一師耳非其至者也夫以先生之學之妙不出此圖以為得之於人則決非種穆所及以為非其至者則先生之學又何以加於此圖哉是以嘗竊疑之及得誌文考之然後知其果先生之所自作而非有所受於人者公蓋皆未見此誌而云云耳然胡公所論通書之指曰人見其書之約而不知其道之大也見其文之質而不知其義之精也見其言之淡而不知其味之長也人有真能立伊尹之志脩顏子之學則知此書之言包括至大而聖門之事業無窮矣此則不可易之至論讀是書者所宜知也因復撮取以系于後云乾道己丑六月戊申新安朱熹謹書

語孟集義序

初曰精義後改各集義

論孟之書學者所以求道之至要古今為之說者蓋已百有餘家然自秦漢以來儒者類皆不足以與聞斯道之傳其溺於卑近者既得其言而不得其意其驚於高遠者則又支離躓駁或乃并其言而失之學者益以病焉宋興百年河洛之間有二程先生者出然後斯道之傳有繼其於孔子孟氏之心蓋異世而同符也故其所以發明二書之

說言雖近而索之無窮指雖遠而操之有要使夫讀者非徒可以得其言而又可以得其意非徒可以得其意而又可以并其所以進於此者而得之其所以興起斯文開悟後學可謂至矣間嘗蒐輯條流以附本章之次既又取夫學之有同於先生者若橫渠張公范氏二呂氏謝氏游氏楊氏侯氏尹氏凡九家之說以附益之名曰論孟精義以備觀省而同志之士有欲從事於此者亦不隱焉抑嘗論之論語之言無所不包而其所以示人者莫非操存涵養之要七篇之指無所不究而其所以示人者類多體驗充擴之端夫聖賢之分其不同固如此然而體用一源也顯微無間也是則非夫先生之學之至其孰能知之嗚呼哉其所以奮乎百世絕學之後而獨得夫千載不傳之傳也

若張公之於先生論其所至竊意其猶伯夷伊尹之於孔子而一時及門之士考其言行則又未知其孰可以為孔氏之顏魯也今錄其言非敢以為無以異於先生而悉合乎聖賢之意亦曰大者既同則其淺深疏密毫釐之間正學者所宜盡心耳至於近歲以來學於先生之門人者又或出其書焉則意其源遠未分醇醜異味而不敢載矣或曰然則凡說之行於世而不列於此者皆無取已乎曰不然也漢魏諸儒正音讀通訓詁考制度辨名物其功傳矣學者苟不先涉其流則亦何以用力於此而近世二三名家與夫所謂學於先生之門人者其考證推說亦或時有補於文義之間學者有得於此而後觀焉則亦何適而無得哉特所以求夫聖賢之意者則在此而不在彼爾若

夫外自託於程氏而竊其近似之言以文異端之說者則誠不可以入於學者之心然以其荒幻浮夸足以欺世也而流俗頹已鄉之矣其為害豈淺淺哉顧其語言氣象之間則實有不難辨者學者誠用力於此書而有得焉則於其言雖欲讀之亦且有所不暇矣然則是書之作其率爾之誦雖不敢辭至於明聖傳之統成衆說之長折俗流之謬則竊亦妄意其庶幾焉乾道壬辰月正元日新安朱熹謹書

林允中字序

始予得古田林生用中愛其通晤脩謹嗜學不倦因其請字字之曰擇之一日擇之又請曰用中之第允中亦知有志於學而其才小不足願推所以見命之意字之曰擴之

何如予時未識允中而以擇之之言知其為人也則應曰諾明年擴之亦來視其志與其才信乎其如擇之之言也自是從予遊今四五年矣徐深察之則其為人蓋晦外而明於內襟外而敏其中是以予有取焉今年還自吳中過予潭溪之上留語三日則聞見益廣而將有以充其才矣間請予文以序其字顧予言何足取然嘗聞之動靜相循如環無端而聖賢之學必主乎靜蓋火之宿者用之壯水之瀦也決之長其理然也擴之誠自病其才之未充而欲卒大之耶則亦反其本務其實而已矣擴之唯唯遂書以授之乾道壬辰九月丙午新安朱熹序

資治通鑑綱目序

先正溫國司馬文正公受詔編集資治通鑑既成又撮其



精要之語別為目錄三十卷并上之晚病本書太詳目錄  
 太簡更著舉要歷八十卷以適厥中而未成也至紹興初  
 故侍讀南陽胡文定公始復因公遺藁修成舉要補遺若  
 千卷則其文愈約而事愈備矣然往者得於其家而伏讀  
 之猶竊自病記識之弗彊不能有以領其要而及其詳也  
 故嘗過不自料輒與同志因兩公四書別為義例增損彙  
 括以就此編蓋表歲以首年甲子年之上行外書某甲子遇  
 無事依舉要而因年以著統凡正統之年歲下大書  
 以提要凡大書有征伐殺生除拜之始  
 例而善可為法惡可而分注以備言凡分注有追系其始  
 為戒者皆特書之也而分注以備言者有遠言其終者有  
 詳陳其事者有備載其言者有因家世而見者有溫公所立  
 而見者有因事類而見者有因家世而見者有溫公所立  
 之言所取之論有胡氏所收之說所著之評而兩公所立  
 與夫近世大儒先生析衷之語今亦類采以附於其間云

夫歲年之久近國統之離合辭事之詳略議論之同異  
 通貫曉折如指諸掌名曰資治通鑑綱目凡若干卷藏之  
 而笥姑以私便檢閱自備遺忘而已若兩公述作之本意  
 則有非區區所敢及者雖然歲周於上而天道明矣統正  
 於下而人道定矣大綱槩舉而監戒昭矣衆目畢張而幾  
 微著矣是則凡為致知格物之學者亦將慨然有感於斯  
 而兩公之志或庶乎其可以默識矣因述其指意條例如  
 此列於篇端以俟後之君子云乾道壬辰夏四月甲子新  
 安朱熹謹書

八朝名臣言行錄序

予讀近代文集及記事之書觀其所載國朝名臣言行之  
 迹多有補於世教然以其散出而無統也既莫究見始終



表裏之全而又汨於虛浮詭誕之說予常病之於是掇取其要聚為此錄以便記覽尚恨書籍不備多所遺闕嗣有  
所得當續書之

中和舊說序

余蚤從延平李先生學受中庸之書求喜怒哀樂未發之旨未達而先生沒余竊自悼其不敏若窮人之無歸聞張欽夫得衡山胡氏學則往從而問焉欽夫告余以所聞余亦未之省也退而沉思殆忘寢食一日喟然嘆曰人自嬰兒以至老死雖語默動靜之不同然其大體莫非已發特其未發者為未嘗發爾自此不復有疑以為中庸之旨果不外乎此矣後得胡氏書有與曾吉文論未發之旨者其論又適與余意合用是益自信雖程子之言有不合者亦

直以為少作失傳而不之信也然間以語人則未見有能深領會者乾道己丑之春為友人蔡季通言之問辨之際予忽自疑斯理也雖吾之所默識然亦未有不可以告人者今析之如此其紛糾而難明也聽之如此其冥迷而難喻也意者乾坤易簡之理人心所同然者殆不如是而程子之言出其門人高弟之手亦不應一切謬誤以至於此然則予之所自信者其無乃反自設乎則復取程氏書虛心平氣而徐讀之未及數行凍解冰釋然後知情性之本然聖賢之微旨其平正明白乃如此而前日讀之不詳妄生穿穴凡所辛苦而僅得之者適足以自誤而已至於推類究極反求諸身則又見其為害之大蓋不但名言之失而已也於是又竊自懼亟以書報欽夫及嘗同為此論者

惟欽夫復書深以為然其餘則或信或疑或至于今累年而未定也夫忽近求遠厭常棄新其弊乃至於此可不戒哉暇日料檢故書得當時往還書藁一編輒序其所以而題之曰中和舊說蓋所以深懲前日之病亦使有志於學者續之因予之可戒而知所戒也獨恨不得奉而質諸李氏之門然以先生之所已言者推之知其所未言者其或不遠矣壬辰八月丁酉朔新安朱熹仲晦云

記論性後書中今以附此

此篇出於論定之初徒以一時之見驟正累年之失其向背出入之際猶有未服習者又持孤論以當衆賢心亦不自安故自今讀之尚多遺恨如廣仲之言既以靜為天地之妙又論性不可以真妄動靜言是知言所謂歎美之

善而不與惡對者云爾應之宜曰善惡也真妄也動靜也一先一後一彼一此皆以對待而得名者也不與惡對則不名為善不與動對則不名為靜矣既非妄又非真則亦無物之可指矣今不知性之善而未始有惡也真而未始有妄也主乎靜而涵乎動也顧曰善惡真妄動靜凡有對待皆不可以言性而對待之外別有無對之善與靜焉然後可以形容天性之妙不亦異乎當時酬對既不出此而他所自言亦多曠闕如論性無不該不可專以靜言此固是也然其說當云性之分雖屬乎靜而其蘊則該動靜而不偏故樂記以靜言性則可知廣仲遂以靜字形容天性之妙則不可如此則語意圓矣如論程子真靜之說以真為本體靜為未感此亦是也然當云下文所謂未發即靜

之謂也所謂五性即真之謂也然則仁義禮智信云者乃所謂未發之蘊而性之真也歟如此則文義備矣答敬父書所謂復艮二卦亦本程子之意而釋之疑思慮未萌者是坤卦事不應以復當之予謂此乃易傳所謂無間可容髮一作息處夫思慮未萌者固坤也而曰知覺不昧則復矣此雖未為有失而詞意有未具擇之之疑雖過然其察之亦密矣又所謂周子主靜之說則中正仁義之動靜有未當其位者當云以中對正則正為本以仁配義則義為質乃無病爾此藁中間亦屢有改定處今不能復易因題其後以正其失云壬辰仲秋日書

尹和靜言行錄序

程夫子有言涵養必以敬進學則在致知二言者夫子所以教人造道入德之大端而不可以偏廢焉者也若和靜尹公先生者其學於夫子而有得於敬之云乎何其說之約而居之安也其門人馮氏祁氏呂氏記其緒言各為一書熹嘗得而伏讀之所以收放心而伐邪氣者幾微之際所助深矣顧其記錄之間尚多抵牾至於人名事跡亦或不同然則其於精微之意豈得無可疑者惜乎其不得親見先生而面質之也書之篇首以告同志其亦熟玩而審取之哉乾道癸巳孟夏初吉新安朱熹序

送李伯諫序

國家建立學校之官遍於郡國蓋所以幸教天下之士使之知所以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而待朝廷之用也此其德意可謂厚矣然學不素明法不素備選用乎上者

以科目詞藝爲足以得人受任乎下者以規繩課試爲足以盡職蓋在上者不知所以爲人師之德而在下者不知所以爲人師之道是以學校之官雖遍天下而遊其間者不過以追時好取世資爲事至於所謂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則寂乎其未有聞也是豈國家所爲立學教人之本意哉吾友李君伯諫敦潔好脩篤志問學其於古之大學所以脩己治人之道講之熟矣今也受命於朝而將掌教於蘄之學吾知其所以爲盡職者其必有異於世俗之爲矣然伯諫方且歛然自以不足乎人師之德爲憂而辱顧於予以爲問惟予言之淺陋固已無足陳者抑自其與伯諫遊而講於斯也亦三年矣凡持守之要玩索之端巨細精粗蓋已無所不論今使之言其又何以加此然有

焉主敬致知摧驕破吝謹之於細微雜亂之域而養之於虛閑靜一之中是則雖屢言之而豈患乎其瀆哉感伯諫下問之勤不能默默因叙前說而并書之祖行之朝奉以爲別伯諫行乎哉今而後聞蘄之士其有慨然興起於學而明乎所以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者是則伯諫之德之脩之驗也夫

程氏外書後序

右程氏外書十二篇熹所序次可繕寫始熹序次程氏遺書二十五篇皆諸門人當時記錄之全書足以正俗本紛更之繆而於二先生之語則不能無所遺也於是取諸集錄參伍相除得此十有二篇以爲外書夫先生之言非有精粗之異而兩書皆非一手所記其淺深工拙又未可以

一槩論其曰外書云者特以取之之雜或不能審其所自  
來其視前書學者尤當精擇而審取之耳乾道癸巳六月  
乙亥新安朱熹謹書

中庸集解序

中庸之書子思子之所作也昔者曾子學於孔子而得其  
傳矣孔子之孫子思又學於曾子而得其所傳於孔子者  
焉既而懼夫傳之久遠而或失其真也於是推本所傳之  
意質以所聞之言更相反覆作爲此書孟子之徒實受其  
說孟子沒而不得其傳焉漢之諸儒雖或擊誦然既雜乎  
傳記之間而莫之貴又莫有能明其所傳之意者至唐李  
翱始知尊信其書爲之論說然其所謂滅情以復性者又  
雜乎佛老而言之則亦異於曾子子思孟子之所傳矣至

于本朝濂溪周夫子始得其所傳之要以著于篇河南二  
程夫子又得其遺旨而發揮之然後其學布于天下然明  
道不及爲書今世所傳陳忠肅公之所序者乃藍田呂氏  
所著之別本也伊川雖嘗自言中庸今已成書然亦不傳  
於學者或以問於和靖尹公則曰先生自以不滿其意而  
火之矣二夫子於此既皆無書故今所傳特出於門人記  
平居問答之辭而門人之說行於世者唯呂氏游氏楊氏  
侯氏爲有成書若橫渠先生若謝氏尹氏則亦或記其語  
之及此者耳又皆別自爲編或頗雜出他記蓋學者欲觀  
其聚而不可得固不能有以考其異而會其同也熹之友  
會稽石君塾子重乃始集而次之合爲一書以便觀覽名  
曰中庸集解復第其錄如右而屬熹序之熹惟聖門傳授

之微旨見于此篇者諸先生言之詳矣熹之淺陋蓋有行  
思坐誦沒世窮年而不得其所以言者尚何敢措一辭於  
其間然嘗竊謂秦漢以來聖學不傳儒者惟知章句訓詁  
之爲事而不知復求聖人之意以明夫性命道德之歸至  
于近世先知先覺之士始發明之則學者既有以知夫前  
日之爲陋矣然或乃徒誦其言以爲高而又初不知深求  
其意甚者遂至於脫略章句陵籍訓詁坐談空妙展轉相  
迷而其爲患反有甚於前日之爲陋者嗚呼是豈古昔聖  
賢相傳之本意與夫近世先生君子之所以望於後人者  
哉熹誠不敏私竊懼焉故因子重之書持以此言題其篇  
首以告夫同志之讀此書者使之毋歧於高毋駭於奇必  
沉潛乎句讀文義之間以會其歸必戒懼乎不睹不聞之

可以踐其實庶乎優柔厭飫其積力久而於博厚高明悠  
久之域忽不自知其至焉則焉有以真得其傳而無徒誦  
坐談之弊矣抑子重之爲此書來綴無遺條理不紊分章  
雖因衆說然去取之間不失其當其謹密詳審蓋有得乎  
行遠自邇升高自卑之意唯袁公問政以下六章據家語  
本一時間答之言今從諸家不能復合然不害於其脉理  
之貫通也又以簡帙重大分爲兩卷亦無他義例云乾道  
癸巳九月辛亥新安朱熹謹書

王梅溪文集序代劉共作

知人之難堯舜以爲病而孔子亦有聽言觀行之戒然以  
予觀之此特爲小人設耳若皆君子則何難知之有哉蓋  
天地之間有自然之理凡陽必剛剛必明明則易知凡陰

必柔柔必暗暗則難測故聖人作易遂以陽為君子陰為小人其所以通幽明之故類萬物之情者雖百世不能易也予嘗竊推易說以觀天下之人凡其光明正大踈暢洞達如青天白日如高山大川如雷霆之為威而雨露之為澤如龍虎之為猛而麟鳳之為祥磊磊落落無纖芥可疑者必君子也而其依阿澆忍回互隱伏糾結如蛇蚓瑣細如蟣蟲如鬼域狐羆如盜賊詛祝閃倏狡獪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君子小人之極既定於內則其形於外者雖言談舉止之微無不發見而况於事業文章之際尤所謂察然者彼小人者雖曰難知而亦豈得而逃哉於是又嘗求之古人以驗其說則於漢得丞相諸葛忠武侯於唐得工部杜先生尚書顏文忠公侍郎韓文公於本朝得故參知

政事范文正公此五君子其所遭不同所立亦異然求其心則皆所謂光明正大踈暢洞達磊磊落落而不可揜者也其見於功業文章下至字畫之微蓋可以望之而得其為人求之今人則如太子詹事王公龜齡其亦庶幾乎此者矣公始以諸生對策庭中一日數萬言被遇太上皇帝親擢以冠多士遂取其言施行之及佐諸侯入冊府事今上皇帝於初潛又皆以忠言直節有所裨補上亦雅敬信之登極之初即召以為侍御史納用其說公知上意以必復土疆必雪讎耻為已任其所言者莫非脩德行政任賢討軍之實而於分別邪正之際尤致意焉尋以邊兵失律廷議不咸上疏自劾除吏部侍郎不拜去為數郡布上恩恤民隱蚤夜孜孜如飢渴嗜欲之切於已去之日民思之

宋史卷之五十五 韓琦 三十一 新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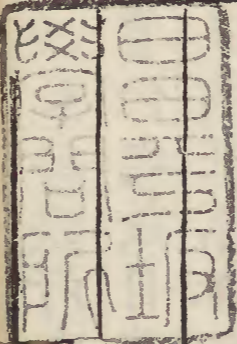


如父母其處閨門居鄉黨則又親親敬故隆信義務敦朴  
雖家人孺子亦皆藹然有忠厚廉遜之風平居無所嗜好  
頽喜爲詩渾厚質直懇惻條暢如其爲人不爲浮靡之文  
論事取極已意然其規模宏闊骨骼開張出入變化俊偉  
神速世之盡力於文字者往往反不能及其他片言半簡  
雖或出於脫口肆筆之餘亦無不以仁義忠孝爲歸而皆  
出於肺腑之誠然非有所勉強慕倣而爲之也蓋其所稟  
於天者純乎陽德剛明之氣是以其心光明正大踈暢洞  
達無有隱蔽而見於事業文章者一皆如此海內有志之  
士聞其名誦其言觀其行而得其心無不歛衽心服至於  
小人雖以一時趨向之殊或敢巧爲謗詆然其極口不過  
以爲迂闊近名不切時務至其大節之偉然者則不能有

以毫髮點汙也然則公於五君子者迹雖未必皆同而心  
實似之故自其布衣時嘗和韓詩數十百篇守翻及夔則  
又適在葛杜頽范之遺墟皆嘗新其祠宇以致歆慕之意  
蓋亦每自比焉嗚呼公之必爲君子蓋不待孔孟堯舜而  
知之矣予昔官中祕直西省皆得與公爲寮辱公知顧甚  
厚及來守建康則公歿幾十年而其子聞詩適官府下相  
與道舊感慨歎歎一日出公遺文三十二卷屬余序之予  
蓋三復焉而拊卷太息也公之行事今某官莫侯子齊旣  
狀之而故端明殿學士汪公聖錫取以誌其墓矣故余因  
不復著獨論其心如此列於篇端以告天下之士使有以  
識其所謂光明正大踈暢洞達者言言凜凜初未嘗隨死  
而亡也以是勝私起懦而相與師慕其萬一在朝廷則以

犯顏納諫為忠仕州縣則以勤事愛民為職內外交脩不  
遺餘力使君德日躋于上民生日遂于下國步安彊隱然  
真有恢復之勢則公雖云亡而其精爽之可畏者為無憾  
於九原矣嗚呼其亦可悲也夫閑詩亦好學有立能守其  
家云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七十五



懷安縣儒學訓導

